

希望今天遇見妳



在遇見之前

BMC 陳信衡

希望今天遇見妳。

這是他和她的故事，也許也是妳和你的故事。

1

「江醫生怎麼說？」

「內十字韌帶拉傷……要休息一個多月……」

「你確定是一個多月嗎？有沒有又在騙我了？校際聯賽就要到了，你還給我出這種簞子！真他媽的你知不知道……」

他迅速的關上手機。實在是受不了教練那有如連串鞭炮霹靂啪啦的大嘴巴。自從兩個月前那次比賽的滑壘意外，造成左膝蓋

韌帶扭傷後，教練就不斷地碎碎念著。而前天在一次的守備練習中，他再一次的受了傷。教練簡直氣炸了。他回想著昨天教練一邊交代如何如何去看醫生，一邊破口大罵的神情。

「真不知道為什麼教練這麼生氣。」他拄著柺杖邊走邊想。

這家在仁愛路上的醫院裡，人滿為患。各科的門診部前面坐滿了等待看診的人們。骨科部前一個雙腿裹著石膏的小孩子坐在輪椅上，因為疼痛而一直呀呀哭著。旁邊提著毛織手袋，滿頭白髮的老奶奶，輕輕握著小孩子的手不斷地哄著。他停了下來看著小孩，小孩抬起頭，紅紅濕濕的眼睛。他對小孩扮了一個鬼臉。

撐著柺杖走到樓梯間，他呆立著望著往下的階梯，思考著待會兒回去要怎麼應付教練的疲勞轟炸。忽然，一隻手環扶住他的右手臂。

「走吧，我幫你。」一個清脆的女聲。

他小小的吃了一驚，轉過頭去。

是一位小姐。纖細有緻的身材，她的個頭到他的肩膀。俏麗的短髮，大大的眼睛正在看著他，微古銅色的皮膚，她的年齡看起來和他相仿。重要的是她那





個渾圓飽滿的額頭，讓他印象深刻。她穿著紅褐色橫紋V領襯衫，輕便的七分褲，背著刺蝟包包，這讓他想起超級馬莉的刺龜……他強忍著不發笑。她正扶著他的右手。

「你不是要下樓梯嗎？」很好聽的聲音，「我扶著你吧。」
「呃……好的，謝謝……」他幾乎驚慌失措。

他們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走下階梯。雖然他對於拐杖的使用方法，簡直已經是進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般，熟練到不能再熟，幾乎要燒焦了。走樓梯算什麼呢？若是有奧林匹克撐拐杖跳遠競賽，他是很有信心為國爭光的。不斷困擾著他的膝傷，讓他練就了這樣的好身手。

「你的腳怎麼了？」她瞄著他的左腳問。

「喔，是運動傷害。」

「要小心……」

她小心翼翼地扶著他，低著頭謹慎量測樓梯的間距，確定他確實的站穩住每一個腳步。她跟著他慢慢步下階梯，很專注的……他一直看著她。

「妳來醫院做什麼呢？」他有股想和她說話的衝動。

她低著頭，「我朋友出車禍，我來探望他……」

「嗯，希望他早日康復……」

她仰起頭，向他微笑了一下。

他忽然希望這是個永遠走不完的樓梯。必須要一直、一步一

步的走下去。

一樓醫院的批價掛號處就在前面，他呆呆的望著。

「好啦！安全降落！」她抬起頭來。

「啊……好的，謝謝妳……」他回答。

「拜拜！」她悅耳的聲音笑著說，露出燦爛的笑容，一個如夏季陽光朝氣活潑的笑容。轉身就沒入了醫院擁擠的人群中，消失在轉角處。

他仍呆呆的望著。

一星期後，他站在醫院的樓梯間，那個樓梯間。

「希望今天遇見妳。」

「你說什麼？」江醫師問。

「啊，沒什麼……」他尷尬的低著頭，笑了笑。繼續做今天的複診。

「希望今天遇見妳……」他站在醫院的轉角處，那個轉角處。

2

春天的季節，杜鵑花盛開的季節，傍晚的學校棒球场，球場

鐵網外的杜鵑花瓣鋪滿了柏油路。一陣微風吹起粉紅色，片片飄落在往來的行人身上。

「喂！球來囉！」本壘區壯碩魁武的教練，高舉球棒大喊。
「來吧！」他高聲回應。

教練拋起球奮力一揮，紅土濺起飛砂，一顆強勁的滾地球。他半蹲著直盯來球，早已經做好準備，敏捷地向左橫移，趁這顆球還沒有離開他的視線之前，彎下腰迅速用手套一把撈起這顆有點不規則彈跳的滾地球，接著俐落的傳向一壘，一壘手的手套裡發出「磅」的一聲。

今天是棒球隊每星期的例行練習時間，傍晚的太陽沉落在遠方。

「涼快了些。」他望著橙紅色的夕陽，跑到旁邊的休息區，完成了這次內野守備練習的輪替。風徐徐拂來，他脫下帽子放在旁邊的草地上。

「你聽說了沒？她好像要退隊了。」躺在一旁草地上吹風的學弟說著。

「什麼？怎麼回事？」他問。

「好像是她跟男朋友分手了……我不確定啦。」學弟皺起眉頭。

他抬起頭看著正在練習的隊員，球從胯下滾了過去。

她是這個棒球隊的經理。

「難怪她今天沒有提水來……」他別過頭看著球場入口的鐵門。

晚上，他寫了一封信給她。她沒有回信。

過了幾天，他做完實驗從實驗室出來，在走廊上碰到了她。

「嗨！」他向她打聲招呼。

「哈囉，一陣子沒見了。」她的嘴角上依舊掛著那令人熟悉的燦爛笑容。

「最近過得好嗎？球隊練球時都沒看見妳來。」

「嗯……我想我應該要退隊了，該讓新學妹來交接了……」

「哦……真的嗎……」他不知道現在要說什麼。

「嗯……我還要上課，我先走囉。」她揮了揮手，別過他的眼光。她依舊帶著可愛的微笑。

一天傍晚，他坐在學校對面那家冰店裡。每次練完球後，他總是會來這家冰店，點上一盤檸檬愛玉，享受著即將進入夏季的冰涼。他端著新鮮的檸檬愛玉，準備找個位置坐下來……他看到了





她。她獨自一人坐在冰店的角落，吃著她最喜歡的鴉片粉圓。

「這麼巧。」他走了過來，指了指她對面的座位，「我能坐嗎？」

「喔，當然可以！」她抬起頭看著他，挪動一下身子，微笑著。

他把球員袋擺在桌腳邊，放下檸檬愛玉，坐了下來。他們默默的吃著冰。

「今天天氣不錯呢，夏天的艷陽。」他打破沉默，老套的話語。

「啊，是啊……」她嚇了一跳。

他們聊了起來，他們心裡都覺得不可思議。

口氣一轉，「怎麼說要退隊？」對於這點，他耿耿於懷。

「唔……」她閃過他的眼光，「嗯……帶我進來的學長要畢業了，我想我也應該要同進退才是……」她低著頭。

「可是他們要繼續讀研究所啊。」他的語調突然急促起來，「還是會繼續待在球隊裡，沒有要退隊的呀！」

她沉默不語，用湯匙攪了攪盤子裡的浮冰，撈起一顆粉圓緩緩送入口中。

「對不起……我最近心煩意亂，我想要專注在想要做的事……」她注視著盤子裡剩下的兩三顆粉圓。

他急了，「可是妳當經理做得很好呀，球隊比賽的紀錄、每次

練習拖來的冰水、以及對大家的加油打氣……大家都喜歡妳，捨不得妳呀……」他想起她戴著棒球帽子來到棒球場，綁著馬尾，大大的耳朵，在太陽照耀下拿著球棒，那個拙拙又好笑的揮棒落空，那個尷尬的笑容……那個在太陽下的笑容，「我也捨不得妳……」說了這句話，他有點後悔……

她默默地聽著。又一陣沉默。

「嗯……那麼妳一定要走向自己的路，朝自己的天空去飛……」他像是胡言亂語。

她抬起頭來看著他。

兩個禮拜後，球隊比賽完，在那家冰店裡。

「這是這個月的月薪。」他端來了一盤鴉片粉圓。

「月薪一碗冰。」她笑著說。

人們所不斷追求的，或許，其實就在我們的身邊。
緣分，也許已經悄悄的開始。

「時間差不多了，我要走了啦。」

說了再見，提起書包匆匆跑上樓梯，走出在地下室的球館。

今天打網子又贏啦，不趕快落跑的話又會被拉住，被強迫請他們吃晚餐了。這個月請晚餐的錢，已經和贏的檯錢快不相上下。跟這些餓鬼的食量費比起來，我打檯子賺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今天要是再被抓到的話，我看明天自己的伙食費就會剩下一瓶養樂多……或許運氣好還能多加上一片三明治。

在雄中對面的這家撞球館，有時候我下課就會去下面打打球。這樣練練玩玩下來，對撞球也玩出了一些心得；打打網子賺點零用錢花花，手頭上倒也愜意，只是這個月反而是那些餓鬼的肚皮愜愜意意……

走出了球館，對面雄中的紅樓已經在一襲昏暗下，隱沒在黃昏剛結束時，夕陽卻提早躲進的水泥叢林的影子裡。校門口的鐵門已經關上，小側門稀稀落落，走出幾個看起來是剛打完籃球的學生，下擺拉出的溼透制服貼在他們的身上。

「哎呀！快六點三十分了。」我看了看手錶，就趕緊加快腳步，接駁車可是不等人的。煉油廠的接駁直達專車，給我們這些

需要通車的煉油廠雄中雄女學生子弟一個方便的交通選擇，要不然搭公車的話，那得要轉好幾趟車才能到得了家。接駁車會先去五福路的車站，然後再繞過來雄中這邊。

我必須要搭上這班車才行……快步繞出小巷，轉到中華路和建國路交叉口的接駁車站……還好，車子才剛進站而已，一群雄中學生正準備排隊上車。難得這次居然趕上了，以前這樣子的趕法，結局總是我追著接駁車的屁股，然後坐公車回家。我衝到車門口，最後一個上車剪了票。

上了車，我瞄了瞄，她在哪裡呢……唔，正巧後面還有一個座位呢。看樣子今天搭車的人還不算多，剛好一人一個。車子開動，我走過去坐了下來，轉頭過去想看看是哪個雄中的機車人或雄女的美眉坐在我旁邊。

「噢，她在這裡……瞌睡女孩。」心跳了一下。旁邊坐的是個雄女的女生。她是一個長髮披肩，面目清秀的女孩。看著她的側面，她正看著窗外的風景，下班尖峰時刻，十字路口處擁擠的車陣……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五天前的接駁車上。





五天前的傍晚六點三十分，剛好趕上車的我，因為車上的位子全都坐滿了，所以只好站著。我剛好站在她坐的位置旁邊。車子開駛不久後，我發現這位雄女的女孩開始頻頻的「點頭致意」。隨著車身行駛的晃動，她的長髮在耳際邊垂了下來，也跟著搖擺起來。

「她大概是太累了，竟然打起瞌睡來了……」我偷偷笑了一下。

過了一陣子，她和周公的點頭之約，我好像也頗有興趣參加似的。我的眼皮半開半闔，雙手卻努力地扶住椅背。好像周公不甘寂寞，也想找我加入……突然，車子一個緊急煞車，我回神驚醒，還好我雙手緊抓椅背，不然早就飛到前面去給司機打照面了。同時，我聽到「咚」的一聲……

打瞌睡的她一頭撞上了前面的坐椅……她完全清醒了過來。不知道前面是哪個冒失鬼在開車，突然減慢車速。她坐直了身體，雙手捂住前額。頭低著，披肩的長髮落將下來。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一定很痛吧我想。

「喂，妳有沒有怎麼樣？」我忍不住問了。

她抬起頭，右手撩起耳邊的頭髮，左手仍捂著前額。她皺著

眉頭看了看我，眼睛好像要哭出淚來。她強忍著搖搖頭。看著她頭又低了下去，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了。她就這樣一直低頭揉著她受撞的額頭，我就這樣一直站在她旁邊，直到車子抵達她的目的地。她抓起書包迅速地起身下車，我瞥見她的額頭腫了一個大包，忍不住笑了。

隔天，也就是四天前的傍晚六點三十分，我已經早早的在車站等車。為什麼我會乖乖的在等車，我也不知道……上了車，我看到了她，看到了她的額頭……她的額頭上貼著一塊大紗布！她轉過頭，似乎倔強的看著車窗外，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不想再重蹈覆轍……我忍著笑走過去，坐到後面的位置。

三天前的傍晚六點三十分，我坐在她座位的斜後方，看起來她額頭上的包已經消了。周公好像又來拜訪她，她開始對周公的意見點頭稱是。

「瞌睡女孩。」這是我給她的綽號。

昨天的傍晚六點三十分，我坐到在她前面的位置。不知道她是不是又在打瞌睡了呢……

今天，我坐在她旁邊。車子開了一陣，她又開始點頭了。這時車子一下顛簸，然後……她偏過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僵了一

下子。轉過頭去，她好像睡著了，今天她是不是特別累呢？看她睡得很安穩的樣子，我不敢亂動，怕不小心吵醒了她。看著她熟睡的臉，我的心裡有份特別的感覺……

我們就這樣坐到了終點站。當我還在考慮要不要叫醒她時，她跟著驚醒了，抬起頭來。我們面面相覷，她的臉突然變得很紅，抱起書包就衝下了車，留下我愣在原地，我想我的臉也變得很紅……

晚上回家，不知道為什麼，我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想交給她。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像喜歡上她了，這位瞌睡女孩。我打算下次碰到她時再把信交給她。

從那天開始，我總是準時六點三十分搭上那班街駁車。但是，從那一天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在車上遇見她了。不知道為什麼，她再也沒有出現……這封我每天放在書包裡的信，直到高中畢業，一直沒有送出去。一封永遠沒有寄出去，沒有送給她的信。

「我把我的肩膀永遠讓你靠著，好嗎？」

今天我沒有趕上那班六點三十分的接駁車。

明天我就要移民加拿大了，看著離去的接駁車……我甚至來

不及跟我喜歡的那個雄中男孩，說我想對他說的那句話。

「謝謝你，讓我能靠著你的肩膀……」

4

紐約，朝陽的玻璃窗，摸起來暖暖的。

桌上放著一盤培根肉和荷包煎蛋、煙燻火腿、一杯咖啡。來紐約三天，我對這種美式早餐的確有一份特別的鍾愛。大概這些在鐵板上躺過的食物，讓我覺得自己還躺在床上溫暖的被窩裡窩著呢。

今天早晨的天氣還真不錯。看著窗外初昇的太陽，我打了一個大呵欠，伸了一個大懶腰。

“Hurry up! Let's have our breakfast immediately! We are going to be late for class!” 室友大聲對我說。

匆匆吃完了早餐，快步走出宿舍和其他同學會合，準備開始我們第三天的行程。一群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大學生，將要在紐約的這所大學，共度兩個





星期的進修課程。對我這個來自台灣的女生來說，這可是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出國遊學呢。

晚上，好不容易室友和我終於一起疲累的回到了學校宿舍。曼哈頓的一家PUB有一場特別的爵士搖滾演奏會，剛好我和這位日本來的室友都蠻喜歡爵士樂，只是紐約的地鐵還真不是普通的擁擠和複雜。

“We took the wrong subway! It's terrible. We almost got lost in New York!”

“The subway in New York is really mazy and crowded. We went so far as to go to Harlem! I can't bear that if we were still staying there now...”我仍驚恐的想著，在那個治安問題嚴重，充滿神秘和危險的黑人地區。

洗了一個澡，已經夜深，日本室友早早躺在床上睡著了。打開電腦上了網，打開 Outlook Express，看著他寄過來的 E-mail，台北已經下了一個禮拜的雨。看完他的信，在鍵盤上敲打著今天搭錯地下鐵的恐怖遭遇。想到那些裝扮怪異邇邇奇奇的嘻皮黑人，到現在還是心有餘悸。我把滑鼠移到 Send 鈕，按下送出。

今晨的紐約開始下雨了，稀疏的雨點打在玻璃窗上。

下課後我和日本室友到附近的一家 Yankee Club，買了一星期四洋基主場對安納漢天使的外野門票。在棒球運動風行的美國，尤其是紐約，就擁有兩支職業隊伍。我想去感受一下熱情的氣氛，順便帶些球場的紀念品給他。

深夜，窗外仍下著小雨。讀完他的信，我坐在電腦桌前把今天遇到的有趣事情和要去看比賽的計畫寫信告訴他。

撐著傘走在紐約街頭，紐約真的是一個超級大都市。這個大蘋果裡，高度的開發文明和商業化，人們的生活步調迅速。林立的摩天大廈和繁忙擁擠的街道，龐大的交通動量，忙碌的人群在其間穿梭，不斷地擦身而過。沒有時間能停下腳步休息，沒有時間回頭清理自己的足跡，沒有時間抬頭看看紐約的天空。我站在紐約時代廣場，雨停了。我望著天空，紐約的天空陰陰的。

人們爲了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忙碌奔波，對遠方的未來充滿了寄望與期待。但是在埋頭努力的過程中，自己會不會忽略了什麼？在急促繁忙的現代社會裡，不斷地擦身而過……

深夜，打開電腦上網，我沒有收到新的郵件。窗外一片寂靜，我寫著信，寫著今天的感覺，按下送出。

今天星期四下課後，和日本室友說拜拜，自己就走到附近的

地下鐵車站搭車。今天晚上，我室友的父母從日本飛到紐約來看她，所以她不能陪我去。臨走前她不斷地叮嚀我一定要小心，尤其是自己一個女孩子家。上次的迷路經驗，仍讓她感到擔心。

“Don't worry about me! I'll take care of myself. At least I won't pay less attention to posters with Harlem on them!”我笑著抬起下巴，大聲的告訴她。好歹我也是一個人搭飛機來紐約呢。

單獨一個人坐在地鐵的車廂裡，雖然整個車廂裡滿滿都是搭車的人，漆黑的車窗外倒映著車內的人影。我看著車窗黑暗那一頭的自己，我當然還是會害怕的呀……自己一個人遠渡重洋來到紐約，對這片新世界懷著極度的憧憬與夢想。來到這裡一個禮拜多，的確一切的事物都是那麼的新奇，那麼的有趣，但卻也是那麼的陌生，那麼的不熟悉。紐約港的自由女神，的確和在雜誌電視上看到的差不多，但是當自己站在她的腳下親眼看到她的時候，卻還是跟自己原來想像的感覺不太一樣……

在這個陌生的國度，陌生的城市裡，一個來自台灣的女孩，獨自一個人搭乘紐約的地下鐵。在陌生人群擠滿的這班地鐵車廂裡，我看著滿車的人們……旁邊那位禿頭穿著西裝手提公事包的大叔，是不是下了班正要趕回家裡呢？另一邊穿著時髦火辣的金髮女郎，今夜是否將會有個浪漫的夜晚呢？還有那邊戴著洋基棒球帽的黑髮男生，也是跟我一樣要去洋基球場看比賽呢？……車

上的每個人，是不是都有自己要去的去的地方？都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歸宿呢？

那我呢？我是不是也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歸宿呢……嗯，剛剛那邊那個戴著洋基棒球帽的男生……想起在台北的他，也是有事沒事整天就戴著同樣款式的洋基隊棒球帽子呢。我抬起頭往那個方向望去，那個男生已經不見，沒入了擁擠的人群裡。

車子到站，車門一開，人們魚貫走出車廂，同樣的車門另一邊也有一群人湧進車廂裡，他們應該也有各自要去的地方吧。好不容易擠出地鐵人群，走出了車站，將暗下來的天色，宏偉的洋基球場就出現在眼前。

我快步走在人行道上，時間差不多要開始了。今晚要去看球的人還不少，有的是一群帶著手套的小男孩，也有很多是攜家帶眷一起來的，就像是全家郊遊一樣。當然也有很多跟我一樣一個人來看球的，不過一個自己來看球的台灣女生就另當別論了。球場旁邊有很多熱狗漢堡攤販，也有賣氣球的攤子，很多小孩子等著排隊拿氣球。還有雜耍攤子，小丑正在把玩拿手的技藝……

進了球場，球場的內野觀眾席似





乎坐滿了，不過外野看起來人倒是不多。球賽開始了，我走到我的位置坐了下來。全場觀眾都很熱情的加油，很熱鬧，我的情緒也跟著高漲了起來。我想，他若是在美國，在這裡，一定也會興奮的不得了呢。在這麼熱情的地方，我害怕的思緒也消退了下來。

中場休息時間，啦啦隊正在球場中表演。我打算去逛逛球場的販賣部，看看有什麼紀念品可以挑。起身轉頭，我看到一個男生，他正起身走向看台上面樓梯。怎麼好熟悉的背影……他戴著跟他同樣款式的洋基隊棒球帽子。是他？我追了上去，卻差點被樓梯絆倒，我抬起頭往那個方向望去，那個男生已經不見了，消失沒入了球場的人群裡。

「他怎麼可能會在這裡嘛……他現在應該在台北，不可能會在紐約的啊。」我想到這裡，自己笑了一笑。看著整個球場的人群，雖然滿滿的很熱鬧，但是對我來說，卻是陌生的。整個球場那麼多人，可能一個我認識的或是認識我的人都沒有。要是他在這裡的話，還有他能陪著我……突然，孤獨感湧上心頭……

我走出球場，球賽還沒結束。球場外面冷冷清清的，我拉起外套的衣領，快步走入地鐵站，買了票搭乘回宿舍的班車。車廂裡也是同樣的冷清，只有稀疏幾個人。這樣的感覺……我挪了挪身子，緊抱著自己的手提包包在胸前，看著對面車窗玻璃黑暗裡的自己，漫長不安的晃動著。

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這樣的感覺特別的深沉，但卻又這樣的明顯。有時候，在深夜看著自己寫滿滿的日記簿，雖然都是我細細的生活點滴，但總覺得我自己的日記好像缺少了些什麼？缺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愛情嗎？還是那份渴望最終將不再是自己一個人的期待？期待著那個屬於我自己的歸宿……

很矛盾地，有時我想逃避，想逃避這個讓我孤寂，讓我拭淚的感覺，但卻又渴望能在茫茫人海，不斷擦身而過的人群裡，等待著。只是，我等待的那個人，不知道會在多遠的未來，不知道會在多遠的地方……我才能夠遇見你。

我想起在台北的他，他是我一個好朋友：戴著洋基棒球帽的他的影子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只是怎麼變得模糊起來……「喂喂，怎麼現在會想到他呢真是的……不過也好幾天沒收到他的 E-mail 了。」

車子突然震動了一下，已經到站了。我走出地鐵車站，拉開手提袋的拉鍊，看了一下手錶，忽然，我瞥見車站的另一頭出口，一個戴洋基棒球帽的熟悉背影。我驚呼了一聲，握在手上的手錶卻鬆手掉到地上。我趕緊彎身把手錶撿起來，再抬起頭，他的背影卻已消失在黑暗的轉角處。

我站在熙熙攘攘的街頭，但此刻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還有那個消失在黑暗轉角處的熟悉背影而已……

深夜，玻璃窗外的夜色，顯得特別的感傷。

明天就要回台灣了，在今晚的惜別晚會特別的快樂，也有說不出來的感傷。我的日本室友抱著我哭了好幾分鐘，跟我說著我們一定要再連絡唷……當然，我們好姊妹倆會是永遠的好朋友。我的眼淚也不爭氣的流了下來。

收拾好行李，上床睡覺之前，我打開電腦上網，收到他寄來的信。他信裡寫說他自己怎麼可能會無緣無故就跑到紐約去了呢，用膝蓋想也知道啊，真是個笨蛋……我看著他的信，我自己一個人笑了起來。不知道在大洋的那一端，他是不是也在笑著呢……

下了飛機，走出中正機場的海關。踏上熟悉的土地，我聞到熟悉的味道，熟悉的空氣；看到熟悉的天空，熟悉的陽光。還有熟悉的他們，幾個死黨和朋友站在機場門口。當然也有他，他仍戴著那頂洋基隊棒球帽子……

「這是給你的紀念品。」我提起一個袋子交給他。

「喔，好高興，是什麼啊？」他打開袋子，拿出一頂洋基隊

棒球帽。

「唔……這我不是已經有了嗎？還相同款式的耶！」他指著自己頭上戴著的洋基隊棒球帽。

「我知道啊。」我說，「因為這是在紐約遺留下來的，所以我帶回來拿給你。」

他抬起頭看著我，什麼也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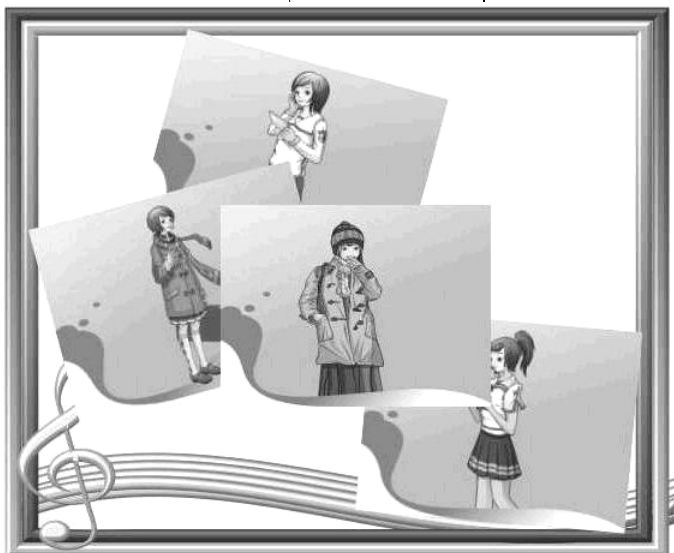
。 。 。

「喂，你到底有沒有去紐約啊？」

「喔，我一直都是陪在你的身邊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斷地擦身而過，只是妳沒有發現而已。

就在遇見的那一瞬間，永遠的那一時刻。





5

七月裡某一個清爽的夜晚，我漫步在附近的一座小山頭上。那是月亮還在地平線上的一個晴朗夜晚。

這座小山頭擠在成群的都市公寓和平房之中，顯得有點侷促與格格不入。怎麼說呢……這樣說好了，首先，它很高。有多高，雖然沒有如遠處的101頂端閃動的水銀燈那麼高，在盆地上空盤旋準備降落的飛機，都得稍微地注意一下。不過對於環繞在山腳下的民房來說，既然連其中最高的一棟小公寓，都仍踩在我的腳底下，儼然我已經靠著它而成爲一個小巨人。

就像推土機，把所有的房舍屋簷全推了過來，它才不得已在中心擠出這麼高高的一塊隆起。水泥塊推得越靠近，它也只好擠上更高的地方。等到四周滿是密密麻麻的建築物時，它已經是最高的的一座小山頭了。

第二，它很綠，當然是因爲從它的山頂至山腳全種滿蔭鬱的榕樹與菩提。在白天裡，它的綠，顯然是整片水泥叢林中所沒有的那種顏色；冬季就很難說了，不過現在是屬於夏天的季節。當夏日的活力鋪在它的上面閃閃發亮，圍繞著它的屋樓，就只是馬賽克的一塊正方形小點了，在煙硝瀰漫的都會天空裡。

它也很黑，除了山腰上幾排間隔整齊的橘黃色光點，那些是

晚上才點亮的路燈。跟旁邊燈火通明的窗戶格子相比，它們還是太黯淡了。似乎突然不見了，那邊空出一大團黑色的空間。夜空襲下，佔據了這塊被分割出來的空間。夜的黑，很快的渲染開來，層層地浸滿、絲絲的蔓延，直到它也黑得和晚空一樣黑爲止。

★ ★ ★ ★ ★

「喂，你說你遇見了星星。」她問：「可是這些跟星星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囉……妳想什麼時候會有星星？」

「晚上呀。」

「不對唷，其實在白天也有星星的。」

「可是不行，」她抗議道：「只有晚上看到的星星，才能叫做星星，叫做 star 嘛！」

★ ★ ★ ★ ★

不曉得爲何，那一晚的天空特別晴朗。我抬起頭，夜空中閃著幾顆夏季的星星，那顆最亮的，應該是牛郎或織女星吧。忽然，我有一股衝動想把那一顆星星摘下來；想要親近她、碰觸她、撫摸她……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大概是我很久很久沒有看過星星了吧。想著想著，就走到這座小山頭下面了。

像之前所描述的，它黑得要命。黑得幾乎跟天空一樣了，一

個人待在上面似乎真的蠻可怕的……什麼？妳說我膽小鬼？好那妳上去我不理妳……雖然心裡頭是這樣想，不過看到那幾盞排在山腰上稀疏的路燈燈光，它們也是一小點一小點的；一小點一小點的開始串連起來，也許能連到夜空中，連到那顆比較低的小星星，再跟著連到旁邊那顆、然後再去另外一顆、再到那個、再這個和這個……或許，可以連到那一顆最明亮閃爍的星星唷。

踏上階梯，沿著蜿蜒小路，走在橘黃色的燈光下，燈泡看起來，比在山腳下看到的大很多，但是，卻也昏沈暗淡了許多。我開始害怕……不是害怕這片漆黑的山頭，而是害怕如果我到了那裡的那顆星星，也會變成這樣子的話呢？

★ ★ ★ ★ ★

「每一顆星星都是最明亮的吧，就算摘下來的话也會一直閃爍發光，又不是接電池的電燈泡。」她思索著說。

「爲什麼？」

「她們是那麼努力。」她說：「星星總是不斷閃耀，她們一定不能變暗的，才能在那麼漆黑的夜空深處，永遠地那麼明亮。」

「妳說不能變暗？」

「嗯，在那裡面裝滿了夢與想像啊。」

★ ★ ★ ★ ★

也許是這樣吧……我仍然繼續往昏暗的橘黃色燈光下走去。悉悉窣窣的涼風吹動小路旁的樹叢，略過燈柱鑽進黑色的波浪裡。染著古怪的朦朧乳黃色煙霧，寂靜地籠罩住黃色堅硬的柏油小路。

我記得山頂上有一座小涼亭，涼亭附近有一小塊空地，也許那邊是這一帶最高的地方了。我抬頭望著幾處閃爍的星群；稀稀落落的幾顆。

★ ★ ★ ★ ★

「你想星星爲什麼不跑下來，不跑到地上，不跑進都市的霓虹燈裡？」她打岔。

「星星怎麼可能會跑下來？」

「她們不想跑下來，一定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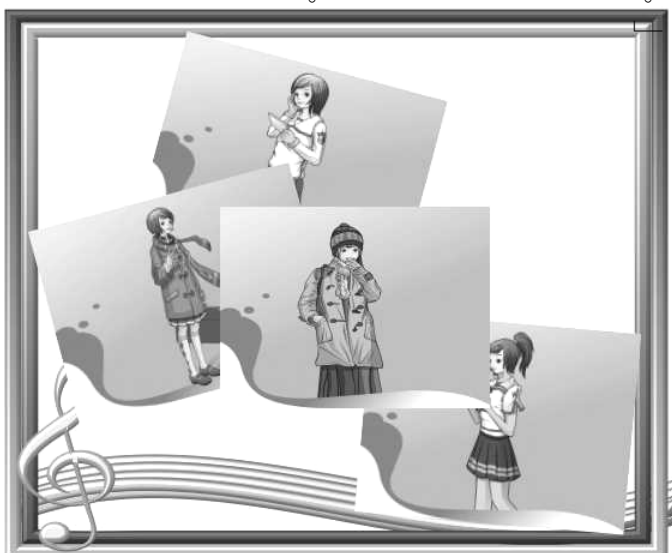
「爲什麼？」

「因爲她們堅持在黑暗的夜空中發光，就算只有孤伶伶的幾顆。」

「因爲她們堅持？」我笑了出來。

來。

「對啊，因爲她們這樣才能永遠的明亮閃耀。」她也俏皮地笑著。





女孩子的想像力真是……



在七月的那一天夜裡，我遇見了一個女孩。

她就坐在小涼亭旁邊空地的一塊大石頭上，仰著臉望著天空。她似乎很年輕，二十歲左右吧，似乎綁著一撮馬尾……一撮？我不會形容女生？……也許穿著長筒牛仔褲，套著一件輕薄的淺色T-shirt。胸部隆起下擺的地方隨著拂起的晚風輕輕搖曳……印象已經很模糊了，也許是夜色實在是太暗了吧。總之，我遇到了一個女孩，她坐在石頭上看著夜晚的天空……喂喂！聽我講完妳再動手好不好……

她轉過頭，我對她回報一個淺淺的微笑，她盯著我，也笑了一下，然後又繼續望向深邃的天空。我在稍遠地方的草地上坐下來，眼睛卻離不開石頭上的那個女孩。

她或許不是最美的那種女孩，但她卻是最有感覺的那種女孩……是自己喜歡類型的女孩嗎？有人說他們喜歡長髮飄逸類型的女生、有雙纖細的小腿，以及精巧可愛的五官輪廓……等等之類的。像我，就曾經在咖啡廳裡，看著一個女孩細緻的手臂及皮膚、與肩頭線條的背影，看到了神。

很好奇在這麼晚的夜裡，一個女生跑到這裡來做什麼呢？很快地我發現她的雙眼正注視著深暗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點。

她似乎在微笑著。我看著她，不知怎麼的，我覺得她的眼睛越來越亮，伴隨著天空中那幾顆星星不斷地閃爍。慢慢地，她的四周逐漸模糊，一團淺白的光暈在周圍浮現出來……啊！一道閃亮的線條從幽黯的天際劃了下來，那是一顆流星。雖然山下的都會光害很嚴重，但我確定我看到了那道流星。

然而，她也看到了那明亮的弧線，似乎開心的笑了起來。她的雙眸之中溢滿了閃爍，像天上的星星一樣美麗，照耀著純靜白晰的面龐。翹起的嘴角鑲著潔淨的牙齒微微顯露，就像晴夜裡在深空中獨自閃耀的光輝。

那時候，我真認為，我遇見了星星。

突然，她想到什麼，往我瞥了一眼，很快地起身往山下的小徑奔去。她紅著臉，從我身旁經過。

最後，只留下了我一人在那塊山頭上，我呆了呆，然後仰頭看著那一顆最明亮的星星。



「這是當然的呀，看著天空閃耀著的星星，一定會笑的唷。」
「因為她們美嗎？」

「因為星星給了人們希望和勇氣呀。」她說：「因為她們總是努力地黑暗中不停的閃爍著，不論是不是孤伶伶的，她們會永遠地一直明亮下去。」

「妳覺得，我真的遇見了星星？」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遇見了星星，不過……」她重複地說：「不過，你遲早會遇見星星的。」



「你有沒有再遇到那個女孩？」

「唔，那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後來我也沒有再見過她。但是，」我說：「但是，我相信我一定會再遇見她的，因為星星還是一直在天際之中不斷地閃耀著。」

「而且，我遇見了妳。」

希望今天遇見妳。

在遇見，之前……

